

曾国藩

号称“曾剃头”的千古第一完人

升官最快 做官最好 保官最稳的官场楷模

立功 立德 立言「三不朽」之典范式人物

历史



ZengGuoFan Biography

珍藏版

曹金洪 ◆ 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国 Zhongguo
历史
人物传记
Lishi Renwu Zhuan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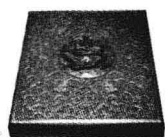
曾國藩

号称《曾剃头的千古第一完人

升官最快 做官最好 保官最稳的官场楷模

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典范式人物

曾國藩



ZengGuoFan
Biography

曹金洪◆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珍藏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史人物传记:曾国藩/曹金洪主编.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3

ISBN 978 - 7 - 5402 - 2591 - 9

I. ①中… II. ①曹… III. ①传记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2160 号

中国历史人物传记

曾国藩

责任编辑 马明仁 满 懿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印 刷 三河市耀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3200 千字
印 张 260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0 元(全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金龙转世	系出名门	1
第二章	父志更改	受教家中	9
第三章	家中遇难	勇担家业	18
第四章	喜结良缘	苦读落榜	29
第五章	推迟婚期	再拜名师	47
第六章	情人难舍	同窗陷害	56
第七章	名落孙山	又入名塾	67
第八章	双喜临门	再遇故交	78
第九章	知音相伴	慧眼识才	89
第十章	一朝中举	博采众长	100
第十一章	裘衣换书	喜得贵子	113
第十二章	终点翰林	贵人赐名	129
第十三章	衣锦还乡	磨难重重	142
第十四章	修身养性	教导兄弟	158
第十五章	家书情浓	惶恐谒帝	173
第十六章	蓄势待发	却逢新帝	186



第十七章	泉龙出世	勇揭义旗	198
第十八章	奉旨出京	途听噩耗	215
第十九章	智请老亮	长沙激战	226
第二十章	守制出山	筹饷遭骂	247
第二十一章	儒帅统军	初战失利	259
第二十二章	接连惨败	终出胜果	272
第二十三章	武昌大捷	亲情和睦	283
第二十四章	受命转战	尽显神威	297
第二十五章	棋逢对手	备尝苦酒	307
第二十六章	战败受制	塔死罗走	317
第二十七章	樟树受辱	天国内讧	328
第二十八章	争权龙怒	重掌帅印	339
第二十九章	学生献计	血染安庆	352
第三十章	春风得意	时来运转	367
第三十一章	见利叛变	功成屠城	375
第三十二章	心灰意冷	荣光晚年	385
第三十三章	励精图治	名败寿终	397



第一章 金龙转世 系出名门

话说湖南湘乡的荷塘二十四都（在今双峰县荷叶乡）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地方，这里风景秀丽、物产丰富、民风淳朴，而正是在这有着雄伟挺拔的高山、茂密的树林、潺潺的溪水的地方诞生了历史上毁誉参半，既有“中兴第一名臣”美称，又有“卖国贼”恶名的最显赫也最有争议的清代权臣——曾国藩。

想要了解这个传奇人物，还要从他的祖先说起。他的祖上是曾子，也就是春秋末年出名的大儒，曾子是黄帝的后代，也是夏禹王的后代，十六岁就拜孔子为师，他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积极推行儒家主张，传播儒家思想。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师从参公，又传授给孟子。因之，曾参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对孔子的儒学学派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他修齐、治平的政治观，省身、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孝道为先的孝道观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最终，曾子以他的建树，走进了大儒的殿堂，与孔子、孟子、颜子（颜回）、子思比肩共称为五大圣人。

清顺治元年，曾参的后代曾孟学为了躲避战乱，从山东迁徙到了高湄山下湘乡荷塘二十四都白杨坪。

曾参在世时虽未享受过荣华富贵，但他却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可依仗的资本。明嘉靖十八年，皇帝特诏曾参的后人曾质粹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赐官、封田于他。清康熙年间，孔、孟、颜、曾四姓为“四大家族”，其后人皆受荫护。曾家子孙以自己是曾参的后代而感到无比的骄傲，时刻告诫自己必须牢记：“日子过得再艰难，也不能荒废了子孙后代的学业，辱没了先人的名声，他们若能及第，便是我曾氏的光荣。”于是，湘乡的曾氏很重视后代的教育，男孩子们一过七岁便入私塾学习，女娃们则学习绣活。曾氏家族就这样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凭着勤劳与节俭，他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富裕，逐渐盖起一栋栋房屋，购置了一块块田地。

这一天是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即公元1811年11月26日，曾家大院里一片喧闹，原来，这个日后影响了整个大庆命运的曾国藩就要降生了。

从厢房里传来江氏的哀号声，一声比一声高，叫得曾麟书心里直发疼，他默默地说：“小东西，快出来吧！你娘是个好人，别折磨她了！”

接生婆掂着小脚跑来了，由于她的脚太小，身子又胖，跑起来屁股一扭一扭，就像只肥鸭子，形态十分可笑。

即将做爸爸的曾麟书一脸紧张，看到江氏面色苍白、牙关紧咬，一副十分痛苦的样子，心疼万分。可是，他却帮不上任何忙！麟书的母亲看出了儿子焦虑的神情，她扯了扯儿子的衣角，用命令的口吻说：“回自己的房间去！女人生孩子，男人站在这里干什么！”曾麟书从来不违逆父母，他低着头回了声：“是！”便立刻回到了书房，可此时的曾麟书拿起一本书，却觉得自己眼前直跳，甚至连“之乎者也”也认不清了，无奈之下，他又跑到了院子里，就这样一直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直到深夜，屋内才传来了一声婴儿的啼哭声，小国藩出世了！

曾麟书一下子冲了过去，大叫：“男伢子，还是女娃？”

没有任何人回答他。约莫一刻钟的工夫，麟书的母亲从产房里出来了，曾玉屏和儿子曾麟书异口同声地问：“是个男伢子吧！”麟书的母亲脸一沉，麟书就像泄了气的皮球/瘪了。曾玉屏气恼地说：“我想出去喝点酒。”

“对！今天晚上的确应该喝酒，庆贺麟书得了个儿子。”麟书的母亲“扑哧”一声笑了起来。一听这话，父子俩心中大喜，他们谁也没有想到玩笑开得这么大。曾麟书顾不得什么礼仪，他一头扎进产房，希望早一刻见到儿子。

江氏刚刚生产，她显得十分虚弱，面色苍白，头发散乱。一见到丈夫进来，她“哇”地一声哭了起来，眼泪顺着两颊往下流，一直流到唇边，又涩又苦。这哭声中包含了多少委屈，自从怀上这个孩子，她便开始忧虑，生怕这次再生一个女娃。每当她想向丈夫倾诉时，她发现丈夫不是没有时间去听，就是他心不在焉，今天，她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曾麟书焉能不知道自己的过错！为了参加乡试，他夜以继日地刻苦读书，妻子、女儿全被冷落到一边，在妻子面前，他总觉得有些愧疚。十天前，乡试没考好，屡次不中的他心灰意冷，是妻子又一次地安慰他，使他鼓起了勇气，准备明年的乡试。可是，临盆的妻子同样也需要他的鼓励与安慰，这一点，他忽略了。此时，妻子泪如雨下，曾麟书抚摸着江氏蜡黄的双颊，低声说：“全怪我太粗心了，在你怀孕这几个月里对你关心不够，我这个做丈夫的极不称职。但是，请你放心，今后不管读书有多辛苦，儿子的成长交给我了。”妻子笑了一下，表明已经原谅了丈夫。她问：“你又没有乳汁，凭什么把儿子养大？”

“除了哺乳，其他事情我包了。”

“不用！只要你诚心诚意对待我们娘仨，我就心满意足了。”江氏感到很



疲劳，她的眼皮几乎抬不起来，曾麟书为妻子掖好被子便出去了。正厅里，曾家的人几乎到齐了，大家为家族又添了一位新成员而欣喜万分。曾麟书说：“我们想要个男娃，这孩子来得正是时候，他的出生使大家放宽了心，我们要一心一意把他养大成人，那乳名就叫‘宽一’吧！”

父亲曾玉屏说：“宽一，嗯！当作乳名还可以。可是，学名应该叫什么呢？”

麟书尚未为儿子起一个更好的名字，可是，欣喜若狂的曾玉屏沉不住气了，他要替宝贝孙子起个好听的名字。他凭着自己有十几年的私塾底子，给小宽一起了个学名，叫“子诚”。对此，他解释为：曾家的后代要做一个正人君子，须诚实、忠厚、本分、勤劳。

小宽一满月那天，亲朋好友前来庆贺。有的人带来几十个鸡蛋，有的人端来一盆米酒，有的人抓上两只母鸡，有的人带几尺花布，大家热热闹闹，图个吉利。曾家大院临时搭了一个大喜棚，棚里摆上六张八仙桌，棚子的西北角筑了两口大锅灶，锅里油烟滚滚，一阵阵香气扑鼻而来，几个饥肠辘辘的客人恨不得捷足先登。常言道：三个女人一台戏。这会儿足足挤了三十多个女人，“戏”便开场了！

一位怀抱婴儿的大嫂，将蓬乱的头发稍稍一理，夹到耳朵后面，她扯着又尖又细的嗓子直叫：“孩子他爹，快抱走孩子，我要去灶上帮帮忙。”“哄”地一声大笑。人们纷纷揭她短：“你平日在家时，都是婆婆烧饭，你恐怕连米是怎么淘的都不会吧！这会儿去灶台，分明是想找点好吃的。”

“又懒又馋的女人，你快变成大肥婆了，还吃！”“怎么了？你们眼馋了！走，愿意上灶台帮忙的，跟我走！”

被嘲笑的大嫂一点也不害羞，她把孩子往丈夫怀中一揣，屁股一扭一扭地走开。不一会儿，她居然真的掂了一条炸鸡腿回来，嘴巴四周油乎乎的。她撩起衣角揩了揩油嘴，又嚷嚷道：“天色还早，可能还要半个时辰才能开宴，我去看看曾三爷的宝贝孙子。”说罢，她硬拉着另一位妇女去了曾麟书的住房，片刻钟的工夫，两个女人站在房门口向人们招手，她们争先恐后地说：“快来看小囡呀！他长得真有意思。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过来。”

出于好奇，另几位妇女一拥而上，房间里闹哄哄的。已经是严寒的冬天了，为了保暖，房间的门窗紧闭着，江氏依然担心小宽一不够暖和，所以，她给孩子穿上了厚厚的棉衣，外面又裹了一个小棉被。那位大嫂不仅好吃，而且还爱抢着说话，当几个女人凑到江氏面前看婴儿时，她又嚷嚷开了：“妈呀！这个小囡这么瘦呀！不像我的儿子出生时那么白白胖胖。”

另一位妇女伸过头来，她一开口也让江氏很不高兴，这个女人一向刻薄，

说话从不讲分寸。她撇着嘴对江氏说：“真是怪了！曾麟书长得那么漂亮，你也算得上乡间的大美人，为什么你儿子却长得尖嘴猴腮，还吊着一对三角眼。这哪儿像你们的儿子呀！”江氏听罢，心里难过极了，眼眶中充盈着泪水，她努力克制住自己，不让眼泪流下来。当然，她对这两个瞎嚷嚷的多舌妇更反感，可是，她们是曾家请来的客人，江氏不便甩脸子。

一位五六十岁的婆婆走上前，她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婴儿的小脸，满脸堆上慈祥的笑容，她温和地对江氏说：“你真有福气！大女儿国兰俊俏又乖巧，儿子小宽一前额这么大，他一定很聪明，将来像麟书一样，也是块读书的好料子。”老姬的话对江氏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江氏轻声道谢。

高涓山下是曾家，岁岁年年斗物华。那高峻挺拔的高涓山，山上一年四季秀色可餐：春天，草木萌动，微风和煦，桃红柳绿，争奇斗妍；夏日，芳草萋萋，古树苍翠，炊烟袅袅，莺啭鸟啼；秋天，碧波荡漾，田野飘香，漫山红叶，妃色怡人；冬日，白雪皑皑，山川秀美，岁寒三友，傲然挺立。站在高涓山上俯瞰山下，只见山坳里散落着一座座村庄。其中，荷塘二十四都白杨坪是个大村子，涓水河从村边流过，绿水环绕着农舍，农家小院里鸡鸣狗吠，不时传出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一转眼，小宽一已经五岁多了，这几年来，瘦弱的孩子没少让大人们操心。起初，三岁的孩子夜里直闹着爷爷给他讲故事听。每当爷爷眉飞色舞地讲起《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时，他便不哭也不闹。乖巧的小儿倚偎在爷爷的怀抱里，渐渐地闭上了眼睛。第二天醒来，一大早又闹着爷爷讲故事。曾玉屏有心对宽一进行早期教育，每当讲完一段故事后，就要求小宽一试着复述。久而久之，小小年纪的他学会了讲故事。当邻居家的孩子和宽一在一起玩耍时，他们便央求小宽一讲上一段故事，宽一总能得到一阵阵喝彩声。每当爷爷田间耕作时，他也要带上宝贝孙子一起去。宽一长得不算很结实，他从小就爱挑食，不吃大肉，也不爱沾鸡鸭，只是爱吃清蒸鱼，所以，他不像别的男孩子那样虎头虎脑的。清瘦的他却也健康、活泼，跟在爷爷的后面，那简直不叫走路，应该叫蹦蹦跳跳。

爷爷在地里忙着锄草，小宽一便来到田头玩耍，如今正是六月天，灿烂的阳井直射大地，河水被晒得很热、很热。小宽一卷起裤腿，慢慢地淌进浅浅的小河里，他希望能抓到几条小鱼儿，回家让母亲烧了吃。

河水清澈见底，那一块块美丽的鹅卵石早已被河水冲刷得非常光滑、圆润，一下子，小宽一就被绚丽夺目的五彩石吸引住了。他忘记了抓小鱼，弯下腰来，将美丽的石头一块块捡起。一块、两块、三块……

“哇！这么多漂亮的石子，我把它带回家，摆放在院子里，多美呀！”“宽



一、宽一，你在捡什么？”

一个稚嫩的声音从田头传来。小宽一抬头一看，原来是邻居家的小囡，他叫“春伢子”。虽然，春伢子比宽一大两岁，但个儿不比宽一高多少，他是一个小胖墩儿，脸上肥嘟嘟的，配上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很招人喜爱。“春伢子，快过来呀！你瞧这是什么？”

说着，小宽一把捡来的五彩石捧给小伙伴看。春伢子走近几步看了看，又拿起一块掂了掂，他不屑一顾地说：“这有什么特别的，不就是河里的石头吗？我们这涓水河里到处都有这玩意儿，如果你喜欢的话，明天我送你一竹篓。”宽一有些不高兴，他说：“我不要你送的东西，爷爷说过要靠自己劳动去创造。”

春伢子暗自佩服，他心里想：“我爹爹最佩服的就是你们曾家这种精神：一切自己去创造！”春伢子拉住宽一的小手说：“昨天你告诉我想捉小鱼儿，今天我陪你一起抓吧。”

一句话提醒了宽一，宽一高兴极了，他兴奋地蹦了起来，大叫道：“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春伢哥哥帮我抓小鱼儿。”两个孩子手拉着手站在浅水中，活蹦乱跳的鱼儿在他们身边游来游去，他们喊了个“一、二、三”，憋住气猛扑过去想抓住鱼儿。可是，什么也没抓住。再来一次！两个孩子不甘失败，他们不相信抓小鱼儿这么难！一次、两次、三次……

每一次，小鱼儿都是从手边溜掉的，好扫兴。他们急了，扬起手来拍打水面，溅起的浪花鱼儿全吓跑了。春伢子首先打了退堂鼓，他慢慢淌上岸来，一屁股坐在草地上，肥嘟嘟的小脸气得更鼓了：“真没劲！我们不抓了。”

小宽一也上了岸，他趴在春伢子的面前说：“春伢哥哥，等会儿，我们再试一次吧！我爷爷说过：做任何事情都不要心急，要有恒心、有毅力！”小小孩童说出这样的话来似乎令人很惊讶，但的确他是这么说的。此时，一直站在树下观望他们一言一行的曾玉屏发话了：“春伢子、宽一，不想抓小鱼了？不要气馁嘛，来，爷爷帮你们去抓鱼儿。”

记住：抓小鱼时一定要沉住气，当鱼儿游向你们手边时，先不要惊动它们，哪怕是手指头也不能动一下。当鱼儿已经游到你手心里时，你就要毫不犹豫地抓住它，而且，要牢牢抓住不放松。”

两个孩子脸上绽开了笑容，就像一朵鲜艳的杜鹃花。孩子们牢记爷爷的教导，他们不再急躁，静下心来抓小鱼。果然，他们成功了。首先是春伢子死死抓住一条草鱼，约五六寸长，他兴奋地大叫：“抓住了！抓住了！”

曾玉屏连忙说：“春伢子，咬紧牙关抓牢它，别让它溜掉了。宽一，快到岸上掐一根长草来，把鱼儿穿上。”

宽一二话没说，他连蹦带跳地上了岸，一条几两重的小鱼儿成了他们的“战利品”。紧接着，小宽一也抓到了一条鱼儿，当然，他也是兴奋不已。看来，今晚可以美餐一顿了！

曾玉屏把抓到的七八条草鱼穿成了一串儿，两个孩子抢着拎，他们高高兴兴回家去。

夕阳西下，一抹晚霞染红了半边山，山坳里散发着野花的芳香。牧童晚归，短笛横吹，一群山羊从山的另一边走过来，小羊羔“咩咩”地叫着，追赶着自己的妈妈。

村庄里炊烟缭绕，妇女们已经开始做晚饭了。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春伢子和小宽一不禁哼起山歌来，他们今天特别高兴，因为自己的劳动有了收获。曾玉屏注视着这两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他欣慰地笑了。这时，春伢子问：“曾家阿公，刚才你怎么知道我们不想抓小鱼了？”

“我有孙悟空的本领，一眼就能看穿你们在想什么。”

春伢子肃然起敬，小宽一露出自豪的神情。曾玉屏挠了挠两个孩子的头，笑着说：

“爷爷比你们多活了几十年，当然能猜透你们的心思了。我小的时候，也有过你们这种经历，那时，我也气馁过、退缩过。我的爷爷告诉我应该如何面对暂时的挫折与失败。

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坚持不懈与沉着冷静，我希望你们也能做到不屈不挠，勇敢地面对生活。”

春伢子由衷地钦佩曾家阿公，他遗憾地说：“阿公，听别人说你读过书，肚子里的学问多，如果我是你的亲孙子，该多好呀！我爷爷、我爹爹从来不给我讲这些道理，他们一天到晚喝得烂醉，回家以后就骂我们兄弟几人，说我们是根草，丢到路边都没有人要。”

说着，小小的孩童黯然神伤，他偷偷地抹去眼泪。曾玉屏抚摸着春伢子那蓬乱的黄发，叹了一口气，他说：“春伢子，你想读书吗？宽一的父亲准备办私塾学堂，如果想，就来吧！”

“想！我当然很想读书，我想和阿公您一样有学问。不过，我家穷，爹爹不会答应让我读书的。”

“不用担心，你爹爹是曾家的耕夫，阿公可以考虑减免你的费用。这样你爹爹就会同意了。”

“真的？那太好了！谢谢阿公！明天，我还来帮宽一抓小鱼儿。”一路上，春伢子跑得更欢快了。

他捡起路边的小瓦片，瞄准河面，将小瓦片掷出，瓦片在水面上连续跳



了几跳，水面立刻泛起涟漪。宽一羡慕极了，他央求春伢子：“春伢哥哥，你能教我掷瓦片吗？我想像你一样，那么棒地把瓦片掷出去。”春伢子笑着说：“当然没问题了。”宽一高兴地又蹦又跳：“春芽哥哥要教我掷瓦片了，太棒了，太棒了！”看着两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如此开心，曾玉屏感慨万分，他心中暗想：童年是人生最美好、最快乐的时光，孩子那么天真、可爱，就像一泓清水没有被污染。古人说得好：“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一旦他们开始领略人生、融入社会，他们就要发生变化，变得虚伪、圆滑、狡诈、凶残，甚至是十恶不赦。但愿眼前这两个孩子永远纯洁无瑕，不要在污浊的社会中改变自己。”

小宽一七岁那年的正月，母亲带着他到外婆家去拜年。小小的渔划子里坐着母亲、他和妹妹国蕙，远道来接的江贵（宽一的表哥）打着双桨，在清澈见底的涓水上慢悠悠地划着。天气很好，两岸山坡上树叶枯落、茅草发黄，草木丛中时见一闪而过的羚羊、麂子和野兔水中一群群游鱼历历可数。他第一次出远门，心里特别高兴。一会儿目不转睛地看着岸边的山坡，追寻着野物；一会儿又把手伸到水中，试图捉起一两条小鱼。每当他的小手接触水面时，母亲就显得很紧张，唯恐他掉到河里去。行到一段急流处，船头扬起的水花，在阳光照耀下，如同珍珠般发光。小宽一很欢喜，伸手去抓水珠。正在这时，母亲看到一条大蛇向船边游来。“蛇！”她惊叫一声，脚一滑，倒在船边。船猛然一歪，宽一掉进水中。母亲惊呆了，立刻就要往水里跳，江贵拦住她。江贵正要下河，却见宽一两手死命地抓住一根树干，急得哇哇大叫。船划过去，毫不费力地就将他拉了上来，江贵说：“表弟福大命大，将来必定大有出息。”

母亲疑惑地说：“明明看见一条大水蛇游来，怎么会是一段树干呢？一定是那条水蛇变成树干来救宽一的命，难道那个梦是真的？宽一真的是蟒蛇精投的胎？”

那是嘉庆十六年的时候，小宽一的曾祖父曾希公还健在。

这年十月十一日深夜，曾希公忽然看见一条巨蟒在空中盘旋，慢慢地靠近家门，然后降下来，绕屋宅爬行一周，进入大门。

曾希公清楚地看到这条蟒蛇身子有吊桶般大，头进到院子里很久了，才见尾巴渐渐收入，浑身黝黑有光，斑纹耀眼，长长的信子从嘴里伸出来，上下颤动，嘶嘶作响，蹲在院子里，两只晶亮透红的眼睛直瞪瞪地望着他。曾希公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猛地醒过来，却原来是南柯一梦！曾希公感到蹊跷，睡意全无，遂披衣走出屋。但见明月在天，秋风飒飒，四周阒静。他信步走着，突见空坪上分明爬着一条大蛇，居然左右蠕动，似要前行，曾希公又吓

了一跳。再定睛看时，并不是蛇，而是白果树边那株老藤的影子。曾希公从藤影又联想到刚才的梦，越发觉得稀奇。正在凝思时，老伴喜滋滋走过来，说：“想什么呢，孙子媳妇生了，是个胖崽！”

曾希公这一喜非比寻常，赶忙走进长孙的堂屋。儿媳妇正抱着长曾孙。红烛光下，婴儿白里透红，头脸周正，眼睛微微闭着，似笑非笑的，煞是逗人喜爱。他猛然醒悟了：“这孩子莫不就是刚才那条蟒蛇投的胎！”他立即把这个不寻常的梦告诉全家，又领着他们去看院子里的藤影。大家都说蟒蛇精进了家门。曾希公喜极了，对身旁儿子玉屏、孙子麟书说：“当年郭子仪降生那天，他的祖父也是梦见一条大蟒蛇进门，日后郭子仪果然成了大富大贵的将帅。今夜蟒蛇精进了我们曾家的门，崽伢子又恰好此时生下，我们曾氏门第或许从此儿身上要发达了。你们一定要好生抚养他。”

从那时起，院子里那株老藤也受到了格外的保护……到了外婆家，母亲将这段险情一说，大家都说母亲讲得有道理，并恭贺她今后一定会得到皇上的封诰。母亲笑着说：“得到的不到皇上的封诰不要紧，如果他以后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固然好，这样也算光宗耀祖了，不行也没关系，我只希望他平平安安地，永远做一个勤劳、善良的人就好。”

理想是美好的！曾国藩的爷爷也曾对小宽一给予了无限的希望，希望他不要受到社会污浊的污染，永远单纯善良，在这个黑暗的社会中能够洁身自好，修身养性，做一个正直的人。但是现实和理想总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并且这差距还是很大的。刚开始的曾国藩也是按照爷爷的希望的路在走，可是腐败无能的清王朝并不能让人如愿，几年后温文尔雅的书生曾国藩，变成了一个为了效忠清王朝，而杀人如麻，手段极其残酷的大魔头“曾剃头”，不知道九泉之下的曾玉平知道了是否能瞑目！



第二章 父志更改 受教家中

科举考试，是隋唐到清代的封建王朝分科考选文武官吏及后备人员的制度。隋朝以前采用的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的制度导致出身寒门的普通人无法步入仕途，隋朝开始盖为科举制，使得任何参加者都有成为官吏的机会。清代科举考试逐渐僵化，被称为八股文，后于20世纪初废除。

清朝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作三级：

一、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地点在省城，由皇帝派的考官主持考试。考试分三场，一场三天，一共考九天。考的人很多，考中了，叫做举人。举人有名额的规定，各个省不一样，大体上一百人上下，举人里面的第一名叫做解元。乡试的考试是在秋天，所以叫“秋闱”。乡试考试的第二年，就举行会试。

二、会试。会试也是每三年举行一次，地点在北京。因为是由礼部主持，汇集天下的举人在北京考试，所以叫做“会试”。会试考试地点在北京的贡院，就是今北京火车站北面贡院胡同的地方，贡院现在没有了，但是贡院胡同这个地名还存在。考场房舍大约有九千间，一排一排的，房子很小，宽大约四尺多一点，进深大约三尺多一点，高五尺多一点，这么一个人一个小屋。墙的两面有砖托，两层，隔成板，下面这个板就做板凳，上面那个板就做书桌。墙上有一个龕，里边装上蜡烛，装上吃的、喝的。一场考三天，三场考九天，就在这个小屋子里头，进去之后封门加锁。经过考试，考中了的，叫做“会试”，会试的第一名叫“会员”，取得会试的资格才能进行第三级考试，就是殿试。

三、殿试，殿试也是在北京考，通常在皇宫太和殿前考试，所以叫“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朝廷的考试，所以也叫“廷试”。殿试考试是一天，开始在天安门前考试，后来在太和殿前考试，有时候也在保和殿前考试，地点经常变化。大部分时间是在太和殿前考试，太和殿前，康熙的时候，露天，每人一个小桌，没有凳子，站着书写，时间是在阴历的三月或者四月。乾隆的时候，就统一定在四月二十一举行殿试。殿试考的，结果取中了，就

叫“进士”，进士分三等，叫一甲、二甲、三甲。一甲就是三个人，就是状元、榜眼和探花。前三名由皇帝亲自定，考官把参加殿试的考卷大约选出十份，送到皇帝面前，由皇帝最后点前三名，点出第一名就是状元，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是探花。

再说宽一的父亲曾麟书为何改变所有读书人一贯的想法即寒窗苦读十余载只为金榜题名时呢？原来曾麟书又一次科考名落孙山，这令他很沮丧。

从小，他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盼着能够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可是，老天爷并不怜悯他，更不偏爱他，到了而立之年连个秀才都没考中，至今他仍是个童生。乡邻们指指点点，老父唉声叹气、妻子怨声载道，一切都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曾麟书几乎喘不过气来。从县城落第而归的他不不甘心失败，他又一头扎进书堆里，希望明年乡试能成功。曾麟书忘记了白天与黑夜，除了吃饭与睡觉，他只知道捧着书本读呀、念呀、写呀、练呀。真可谓读书、读书、再读书。简直变成了一个书呆子。

这一天，秋风送爽，稻花飘香，清晨的空气格外清新，人们感到十分惬意。曾玉屏带着小宽一从外面回来，不用问，他们祖孙二人一定又出去捡粪了。站在院子里读书的曾麟书眉头一皱说：“家里不缺吃、不缺穿，你们还要去捡粪！曾家也算乡间的绅士，以后别干这事了。”

曾玉屏脸一沉，他严肃地说：“勤劳、节俭是曾家的传家宝，子子孙孙不可丢！”

“可是，这样会影响宽一的成长，他总不能和你一样种一辈子田吧！他出生的时候，我爷爷做的那个奇怪之梦，大家都记忆犹新，他该读书了。”

“怎么，你也意识到自己的儿子应该读书了？我还以为你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宽一出生的时候，我就答应过你们要好好教育他，曾家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我怎么能忘记！”

曾玉屏从腰间抽出那根长长的水烟袋，不慌不忙地装上烟叶，点上火，再“啪嗒、啪嗒”抽上几口，吐出两朵烟雾来，他又咳嗽了几声，然后才开口道：

“我记得《诗经》中有一首《蒹葭》，其中有几句，好像是这么写的：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麟书，对于这首诗，你是如何理解的？”

曾麟书暗暗佩服老父亲，乍一看起来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平日里很少吟诗弄墨，孰料他今日一开口诗句记得如此清晰。麟书不敢迟疑，他老老实实在地回答父亲的提问：

“儿子当然是按朱子（朱熹）释意来理解，朱子以为《毛诗序》中‘知周礼之贤人’太牵强，这首诗应是怀人之作。儿子熟读《四书》、《五经》，程朱理学为楷模，当然也认为那个‘伊人’应是美好的女子，诗中人物找遍了各处，最终也没有找到他心爱的姑娘。于是，他感到十分遗憾。”

曾玉屏拍了拍麟书的肩膀，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子：“读书不能一味地死记硬背，朱子理论固然是精髓，但诗词歌赋有它的多义性。每当我想起这首诗时，我就觉得诗中‘在水一方’的并不一定是美妙的女子。你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它是不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呢？”

“儿子愚钝，请父亲赐教！”在曾玉屏的面前，曾麟书总是毕恭毕敬，他不敢有什么造次。曾玉屏抽完了那袋烟，他把烟袋窝里的烟灰弹到墙角，然后收起烟袋，接着说：“人生有许多美好的追求，也许你竭尽全力去干了，但是，无论你怎么努力都达不到理想的境界。你的目标就像那美妙的女子，永远‘在水一方’。”

曾麟书几乎听呆了，他的眼睛一眨也不眨。他万万没想到父亲曾玉屏竟有如此高深之理论，几句话就把自己十几年的困惑给解释通了。此时，曾麟书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觉，突然间，他顿悟了。他深有感慨地说：“谢谢父亲的教导，您为儿子指点迷津，儿子没齿难忘！”

曾玉屏欣慰地看着麟书，他以商量的口吻对麟书说：“你读了二十多年的书，参加过一次又一次的乡试，屡试不中，是不是该另辟蹊径了？”

“儿子明白父亲的意思，只是，我能干什么呢？从小就只会读书，上山不会砍柴，下田不会耕种，四体虽勤，但五谷不分。我更不懂得生意经，连算盘都打不好，更不用说来往账目应如何结算了。唉，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我真不知道人生之路该怎样走下去！”

曾麟书黯然神伤。曾玉屏一拍儿子的肩膀，笑着说：“别人有的，你不曾有；你所拥有的，别人也不曾有呀！而且，你所拥有的是一般人所可望而不可即的，那便是丰富的知识。你可以发挥自己的长处，办个私塾学堂，既能乡邻们干点好事，又不耽误自己孩子的教育。两全其美，怎么样？”

“开办学堂？”

曾麟书若有所思，他仿佛见到了人生的另一种境界。

曾家父子仔细商量了几天，他们决定明年一开春就把曾氏私塾办起来。宽一出生时，令江氏遗憾的是儿子长着一对三角眼，而且眼睛很小。随着年龄的增长，那对三角眼一点儿也没变。但是，他的眸子却很明亮，每当他高兴时，目光便特别明亮。当曾玉屏把开办曾氏学堂的消息告诉宽一时，宽一的眸子里闪着异彩。“爷爷，我们家办了学堂，我就可以在自家大院里读书了吗？”

“当然了！你父亲之所以开办学堂，除了他想脚踏实地干些事情外，还有一个原因。那便是他想亲自教导你，把你培养成人。”

宽一走过了欢乐的童年，讲故事、抓小鱼儿、摘核桃、唱儿歌，那一切的一切实在太美妙了。可是，他不能永远沉醉其中，曾家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必须听从父亲的安排，满六周岁时入学堂读书。曾家私塾就坐落在白杨坪，离曾家大院只有百十步远。刚刚开始办学堂，学生不多，除了宽一、春伢子以外，又收了五六个邻村的孩子。

曾玉平对全家人说：“既然宽一都要上学了，我们以后就该叫他的学名子诚了。”全家人都点点头。

曾子诚吃过早饭，他高高兴兴地去上学。虽然，学堂离家并不远，但是，他却感到曾家私塾是另外一个全新的天地。在学堂里，父亲是先生，他曾子诚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这里没有父与子的关系，只有先生与学生、教授与学习之分。今天，父亲曾麟书也穿了一件崭新的长袍，头发比平日里梳理得更整齐，整个人都显得格外有精神。上午八时许，学堂里的第一批学生陆续到了，除了曾子诚、王根宝以外，还有其他几个孩子。年龄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七岁，孩子们站在学堂门口，唧唧喳喳闹个不停。只听得曾麟书干咳了两声，孩子们立刻安静了下来，立刻收敛了笑容，他们自动排好了队，一个接一个行拜师礼。曾子诚的年龄最小，他当然排在最后一个。他学着别人的样子，恭恭敬敬地向孔圣人的画像磕了三个响头，然后再转过身来，向端坐在正位的父亲又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突然间，他想起了过新年的时候，每当他磕完了头，爷爷总是笑眯眯地递上一个红纸包，父亲也会递上一个红纸包，那红纸包里装的是压岁钱。可是，今天磕完了头，什么也没有。曾子诚有些失望。行完拜师礼，爷爷向乡邻们挥了挥手，表示让人们尽快离去，学堂要开课了。爷爷向孩子们大声说：“你们一个个都要认真读书，不然的话，阿公要打你们屁股的。”孩子们咧嘴一笑，点头答应阿公的要求。爷爷向门口走去，当走到曾子诚的面前时，他又小声叮嘱了一句：“一定要听话，给他们带个好头。”